

吉林大学图书馆藏黄裳题跋四则辑录

朱永惠

近年来,笔者在工作中陆续发现吉林大学图书馆(以下简称“吉大馆”)藏有黄裳先生旧藏古籍善本及他的亲笔题跋。在黄氏所撰《前尘梦影新录》等题跋作品集中,仅一则题跋有著录,但文字上略有不同,故将这些题跋辑录在案^①,并加按语,以飨同好。

黄裳(1919-2012),原姓容,名鼎昌,笔名黄裳、勉仲、赵会议等。满族,祖籍山东益都,生于河北。曾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上海文联委员。其学识渊博,文笔绝佳,文化底蕴深厚,被誉为“当代散文大家”。晚年更以藏书、评书、品书著称于文坛。仅在1946至2006年间就撰有《锦帆集》、《黄裳书话》、《来燕榭读书记》等61种^②作品问世。

一、《覆瓿集》八卷,(明)朱同撰,明万历四十四年(1616)歙县朱氏家刻本。版框高宽20.1×13cm,开本高宽26×15.5cm,每半叶九行,行二十字,四周单边,白口,单白鱼尾,一函二册。

此书卷首有范涑万历丙辰(1616)《覆瓿集引》,卷一至卷三为诗,卷四至卷七为文,卷八为附录,收入一组友人所赠诗文。卷末有范櫟跋云:“从其后裔求旧迹,见画菊题咏及是稿数种。文追两汉,书逼晋人,诗俪盛唐,洵所谓三绝者也。”本集系其裔孙朱无垢所刻。

卷末黄裳墨书题跋云:

此朱同《覆瓿集》七卷,附录一卷,万历刊本少,后印传世不多,系嘉业堂明本目中有之,八千卷楼所储则清初刻也。同,休宁人,升子。范准跋《云溪归隐图》言同由吏部员外郎升礼部侍郎。《明史》言其“坐事死”,不知何故?惟《尧山堂外纪》云:“同以词翰受知,官人多乞书便面。一日,御沟有浮尸,帝疑之,遂赐死。”似亦未必可信也。《四库》著录两江总督采

①黄裳跋明崇祯十六年(1643)刻本《易象正》,已见于翟奎凤《黄道周〈易象正〉的成书、版本及崇祯本的发现》(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2010年4期)一文,并有考证,今不重录。

②黄永玉等:《爱黄裳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8年,第337-342页。

进本,即此本,似未尝有初刻旧本也。余久不得旧刻书,一日过市,于静安寺一卖书画人家见此两册,慰情胜无,因即携归,以为明人别集之一种。后七日,检书记之。丁酉(1957)立春前三日,大雪夜书,黄裳。

按:黄裳认为此刻本为明万历刊本,传世不多。除此刊本外,《八千卷楼书目》载“国初刊本”^①,今未见存。另有民国二十四年(1935)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》本。黄裳先后查阅《明史》、《尧山堂外纪》等资料,对朱同死事提出质疑。关于朱同之死,细读《覆瓿集》,即有答案。在《覆瓿集》卷三有组诗《遭诬得罪赋诗以见志》,其一有“岂有黄金来暮夜,只惭白发老风波”句,其二有“自知廉洁可匡君,岂料颠连更殒身”句。结合二句可知,朱同是被人诬告受贿而下狱的。此诗题下有朱同自注“乙丑三月”,乙丑为明洪武十八年(1385),恰恰在这年三月,发生了明朝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大案。“户部侍郎郭桓等官员通同作弊,盗卖官粮七百万石,这年三月被人告发。明太祖大开杀戒,数万人死于非命。六部官员无一得脱,‘举部伏诛’,地方官吏也大都牵连进去,而中等地主以上的家庭都因追赃而遭到‘破家’之祸。全国上下,一片怨愤。”^②朱同有诗《升春官侍郎遣笃郎归寄陈姊夫德铭》,自注“乙丑二月”。春官侍郎,即礼部侍郎。可见,“朱同做礼部侍郎仅仅一月,也遭到飞来横祸,被牵连进郭桓案,受诬入狱”^③。

二、《李长吉诗集》四卷《外集》一卷,(唐)李贺撰,明白鹿斋刻本。版框高宽20×13.5cm,开本高宽29.5×16.5cm,每半叶七行,行十七字,竹节栏,下双边、左右及上单边,白口,无鱼尾,一函六册。

黄裳旧藏《李长吉诗集》四卷《外集》一卷,钱大昕旧藏《陶渊明全集》四卷,吉大馆现已合二为一,馆藏著录为《陶李合刻》九卷,明王锡袞编,明白鹿斋刻本。每叶首题“汉蔡中郎竹册”六字,尾题:“白鹿斋摹古”五字,其版式模仿竹册形状。在《李长吉诗集》首尾钤盖黄裳印鉴多枚,如“黄裳珍藏善本”、“黄裳容氏珍藏图籍”、“黄裳浏览所及”、“黄”、“裳”等。此本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(以下简称《善目》)仅著录上海图书馆、石家庄市图书馆、吉大馆三家有收藏,可谓稀见之本。

序末黄裳墨书题跋云:

此明王昆华辑《陶李合刻》,《陶集》四卷,前有序,今不可见矣。其书当刊于万历中叶,刻工、纸墨并可据定。辛卯(1951)四月十九日,黄裳记。卷二末页墨书题跋云:

三十三年春(1944),海上收得,黄裳藏书。

全书末页墨书题跋云:

①丁丙:《八千卷楼书目》卷十六,民国十二年钱塘丁氏铅印本,第11页。

②张健:《朱升与“免死卷”》,《领导文萃》2007年10期,第92页。

③张健:《朱升与“免死卷”》,《领导文萃》2007年10期,第92页。

庚寅(1950)初夏四月廿五日,病起,灯下据宋本《李贺歌诗编》补录缺文。黄裳。

按:黄裳曾在所著《前尘梦影新录》中载录此书,云:“《李长吉诗》五卷,万历刻,白棉纸,写刻精妙,樨印甚初。作阑类笺纸,行格侧小字一行‘仿蔡中郎竹册’,此为《陶李合刻》本而佚去《陶集》,《李集》卷尾亦失数番,己庚之间见于秀州书社,惊其明丽,买归重装藏之。余收长吉诗佳本不少,而以此为最先所得,不无故剑之情,于此记之。”^①

参照手跋,可知《前尘梦影新录》中所记得书时间有误。除题跋外,黄裳并据宋本补录《外集》缺文五首,包括:《昆仑使者》、《白门前》、《汉唐姬饮酒歌》、《听颖师琴歌》、《谣俗》。张元济在重印《四部丛刊》时,曾以宋本补《外集》,在其《重印四部丛刊刊成记》一文中云:“《李贺歌诗篇》无《外集》,今补以宋本。”^②此书宋本,今《善目》及其他书目均未载,不知其下落。

此书版刻时间,说法不一:黄裳定为万历中叶刻本,《善目》定为明刻本,王重民定为启、祯间刻本。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录此书云:“徐石麒序云:‘王太史昆华,不佞余同门兄也。神情萧远逸宕似靖节,文章奔放奇峭似长吉,惟其有之,是以似之,惟其似之,是以爱而传之。爰取两先生所著诗,手自翻较,副墨精好,命剡氏子访中郎竹册泐以行。’又云:‘靖节当宋氏革命之后,卒为晋处士终其身,斯又太史绎世之深心也。’按:‘昆华’为‘锡衮’号,余初观宋氏革命之言,疑此序作于明亡之后,及读《明史》卷一百七十九《王锡衮传》,与徐序‘太史’之称,知当为启、祯间刻本也。”^③

三、《钱塘湖山胜概诗文》二卷(子目为《钱塘湖山胜概记》一卷、《湖山百咏》一卷),(明)夏时撰,旧抄本。无版框,开本高宽27.3×16.5cm,每半叶八行,行十七字,一函一册。

此书卷首有明天顺癸未(1463)陈贇序,卷末有同年夏时跋,约成书于天顺间。《概记》分九节,描写钱塘、湖中、湖东、湖南等之八胜。《百咏》则为夏氏辑考宋人湖山百咏,而就原题目另赋百首,举凡杭州地理位置、山脉、古迹、渊潭、冷泉等皆有记载,尤详于名胜古迹。夏时生长在钱塘,熟悉湖山掌故,每诗前记其位置,或载其建立时间,颇为具体。书中钤有“积学斋徐乃昌藏书”、“草草亭藏”、“木雁斋”、“黄裳藏本”、“黄裳百嘉”印记。

《钱塘湖山胜概诗文》卷末黄裳朱书题跋云:

癸巳(1953)春,漫阅一过。此本所记湖上风物,与今日已大不同,即较宗子梦寻所记亦殊不侔,此山此水,固犹是也,人事变异,百年中即不复相识,纸墨之寿,永于金石,更何论往游之人乎?可为一叹。黄裳。

①黄裳:《前尘梦影新录》,齐鲁书社,1989年,第109页。

②张元济:《重印四部丛刊刊成记》,《涉园序跋集录》,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,1957年。

③王重民: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年,第453页。

《湖山百咏》末黄裳墨书题跋云：

此旧抄一册，从天顺本出者。忆《小眠斋日札》中曾纪此言。检之年来所收武林故事书不少，今复有此，亦正可喜。惜经裱过，殊不耐观瞻，当付工重装之。癸巳（1953）上元后三日，晴窗记。黄裳。

按：黄裳认为此旧抄本从天顺间本出，并在《小眠斋日札》中有所记载。黄裳认为书品“惜经裱过，殊不耐观瞻”，现观此书品相精良，应已“付工重装”。而从书中钤印“积学斋徐乃昌藏书”，可知此书徐乃昌曾经收藏过。徐乃昌过世后，旧藏佳本多归天津李嗣香，黄裳及复旦大学图书馆亦有所得。此书便是1953年由黄裳得之，并成为“黄裳百嘉”之本。黄裳著《天一阁拾零》云：“余曾发愿收嘉靖百种，为‘百嘉藏书’，并专刻‘黄裳百嘉’藏书印一枚。”此“黄裳百嘉”之印钤于书末跋后，而此书并非嘉靖之本，是为何意？待考。

四、《玉台新咏》十卷，（陈）徐陵辑，明崇祯六年（1633）赵均刻本。版框高宽21×14.5cm，开本高宽31.2×20cm，每半叶十五行，行三十字，左右双边，细黑口，无鱼尾，一函一册。

此书前有徐陵序，后有永嘉陈玉父序，缺崇祯六年（1633）赵均跋。函套书签题：“黄菊亭^①樵冯二痴校宋本《玉台新咏》，刚主所藏善本，甲申长至。”书中书眉、书脚、正文处多见黄裳以朱、墨、黄三色圈点及临冯班校注，卷末有黄裳跋并临冯班题跋二则，另有谢国桢题跋一则。卷首序、卷一卷端及卷十卷末，均钤盖印章数枚，“积学斋徐乃昌藏书”、“杨元吉”、“黄裳之印”、“国桢藏书”、“积余秘籍识者宝之”、“徐乃昌读”、“黄”、“裳”等，卷末钤“刚主秘玩”、“蝓蟠布衣”。此本校勘、摹印精善，递藏有序。据《善目》集部16912号著录吉大馆藏此本，未著录有黄裳、谢国桢题跋。

书末黄裳朱、黄书题跋及朱书临冯班题跋二则，云：

己丑岁，借得宋刻本校过一次，宋刻讹谬甚多，赵氏所改，得失相半，姑两存之，不敢妄断。至于行款，则宋刻参差不一，赵氏已整齐一番矣。宋刻是麻沙本，故不佳，旧赵灵均物，今归钱遵王。少年兄弟多学玉溪生作俚语，因读是集，并摘其艳语可用者，以虚点志之。二痴。

壬辰（1952）清和望日，菊亭临定远本。

受教于长者，云：三十六体，段柯古善用新事；温助教工俚对，时遇警句，不傍诗文；李玉溪意在事中，点缀生动。三君皆妙于律语，其用古处与前人气脉相接，熟精《文选》则近之矣。唐茂业得温飞卿之一体，陆鲁望有义山之刀尺，西昆诸君，精深不如也，然富丽整瞻，自是台阁中物。江西诗派，触事便用，无古人法，不足师也。又云：东坡用事不合古处自是变法，山谷不合古处亦是。义类不深，比拟失所，割绝乖方，繁而不密，僻而不古，每读其集，使人三叹于欧梅也。陆务观本出江西，能尽去其弊，精熟有馀，可

^①菊亭即黄裳。黄裳，字菊亭。

谓善学下惠。余二十年以此〇书,今识于此,他时或有知者以吾言为有所受〇也。二痴班。

菊亭再临于览翠楼。

天中节前五日,用黄笔阅竟,裳志。

卷末还有谢国桢墨书题跋,亦移录如下:

此徐积馀先生所刻赵氏小宛山堂底本,古艳照人。寒斋蜜梅初放,展玩名迹,坐与古对,不知室外有十丈红尘也。甲申(1944)小除夕,安阳谢国桢记于旧都之面城精舍。

按:据函套书签所题及黄跋可知,黄裳所临之底本应为谢国桢藏冯班校宋本。《善目》集部 16927 号著录:“明崇祯二年冯班抄本,清冯班、何云校并跋,清叶裕、钱孙艾、赵瑾、翁同书跋。”今藏国家图书馆。从谢跋及钤印顺序可知,此书先为徐乃昌所藏,徐氏于民国十一年(1922)以此为底本影刻。1944 年流入谢国桢处,1952 年成为黄裳插架之物。

关于此赵均刻本源流,学术界亦有歧义:“赵均刻本据说出于宋刻,而且赵刻本的卷末也有宋人陈玉父的《后序》,倘此序为其底本‘宋刻本’所原有,那也可以说陈玉父写本在宋代即已付刻而成了陈玉父刻本。但赵刻本的底本是否有这篇序又是问题。因为冯班在崇祯二年就已把赵均所藏‘宋本’加以抄录,至崇祯五年又从赵均处借来‘宋本’重加校勘;此抄本现也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,但其卷末却并无陈玉父《后序》。”^①

通过黄裳先生的题跋,我们可以了解当年老先生寻书、购书、爱书之经历和心绪,体会那一代学人寻求文化遗产的不易和快乐。观乎此,可以嘉惠后学,鞭策晚生如我辈者矣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吉林大学图书馆古籍部

①谈蓓芳:《〈玉台新咏〉版本考——兼论此书的编纂时间和编者问题》,《复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04 年第 4 期,第 3 页。